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四

宋 吳泳 撰

狀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溫州狀

右臣八月初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章閣學士知溫州除已望闕謝恩外某聞命之始拊心若驚竊念臣罷守閤居杜門退省斂文采於莫爭之地尚黃離之得中飭行防於不睹之間庶素履之無咎

猶恐林泉之不密易於言語之招尤沉潛聖經陶咏皇
化退不草耕東臯之賦進不謀上北闕之書豈自意於
遭逢忽起臣於閒廢一去而奔陽瞿本無深罪楊億之
心再遷而得潁州似有復用臣修之漸既畀之以古諸
侯之任又華之以真學士之班銜此鴻私繼之感泣然
念恩隆則受者愧官盛則嫉者深况莫榮於手足之親
而相比為股肱之郡寶婺固中州之望東甌尤多士之
邦匪得通今學古之才曷勝御衆牧人之寄伏惟皇帝

陛下以惠安黎元為務以表選良吏為先乞回新除改
畀宿望則臣雖在江上祝釐之日亦猶海濱宣化之時
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近者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奉聖旨不允
令學士降詔者某聞之慈父不棄無益之子仁君不遺
無用之臣至愛雖隆自量貴審如某者猥由踈遠獲際
休明三載禁林已媿作命代言之選一年便郡又無承

流宣化之功皆繇學力之不克遂致人言之交謫若以
愈傲相國而獲罪猶有可言或疑黷薄淮陽而要君則
為已甚方欲杜門而省咎復蒙畀郡而起家歛容而拜
除書已覺恩濡於春露揮涕而讀答詔便如塵洗於天
波謂心事之端良而發為訓詞謂德履之醇亮而達為
政事不但記琳宮之散吏又得為聖代之全人祇服寵
靈豈宜遜避然念永嘉望地延閣隆名脫使某冒寵以
居擇安而受則恐解綬而投閒者各起向榮競進之志

懷章而需次者必萌缺望不滿之心雖有寸忠莫容再
瀆伏望朝廷曲如敷奏特寢誤恩芝蘭之性自幽常有
避羣芳之意葵藿之心終在寧無傾觴日之誠所有省
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恭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權吏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者渙綸沓至拊已兢慚竊以柱史周
官翰林唐制記言殿下至元豐而始分寓直禁中暨開

寶而昉置矧右銓之要任皆天下之清官非宿德不除
非英才不畀如臣者學殖將槁筆花就蕪遭逢盛明之
朝屢玷清切之選東壁圖書之府已叨再入之榮紫微
詞命之垣又歷三遷之寵視登瀛列仙則有媿較渡江
諸老則弗如曲荷簡知復加親擢謂臣曾攝官記注故
華之以右均之除謂臣嘗兼掌贊書故陞之以北門之
直地愈親則責愈重寵益厚則心益驚難以一身而兼
數器英俊常有積薪之嘆弟兄豈無連茹之嫌倘非控

辭恐速顛躓欲乞睿旨收回誤恩庶逃維鵜在梁之譏
少安斤鷄知足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第二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
具奏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竊以大君之命固莫容違
小臣之私所當控請伏念某得生孤露承緒單平讀蓼
莪之什以茹悲咏棠棣之華而相友辭章骯髒殆非臺
閣之文言論迂踈豈識朝廷之體敢不遐遺於聖代俾

聯仕藉於清朝自衡厥心已過其分今者某既叨榮於螭
陛而弟某復分察於烏臺一日並除孤衷增惕歷數先
朝之盛典僅傳元祐之兩蘇軾方立柱下以記言轍亦
上諫坡而論事處連茹之嫌而弗避雖有彛章踵並騶
之轍以分趨敢當異數若俞音之終閔恐愚分之難安
兄弟二人敢效孔鸞之集君臣一體願憐犬馬之誠欲
望朝廷特為敷奏處分施行

第三辭免狀

某比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職依舊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竊見吏部侍郎舊
比止有二員洪咨夔係正除左侍郎袁甫係暫兼權右
侍郎今袁甫雖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竊緣省劄內
有兼職人依舊指揮一項未委某合與不合供職取自
朝廷處分施行且某既除右史兼權吏侍又直禁林若
併兼中書舍人不惟文字繁委難以通攝俊乂如林某
實何人敢獨當其任近者洪咨夔兼直學士院日亦曾

辭免上三房職事近例可考併乞朝廷敷奏改畀時髦
令某免兼施行

辭免陞兼修玉牒官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陞兼
修玉牒官其餘兼職依舊者臣薦叨綸命陞纂瑤編竊
惟祖宗白玉之牒與金匱石室之史並傳在真祖時凡
與纂修之官必命詞臣為之知制誥梁周翰蓋其選也
非學識粹正不足以明祖宗之憲章非筆端麗腴不足

以紀帝王之符瑞如臣者探道未博摛文弗工二年供奉翰林三年討論帝籍眎五鳳樓手何敢輒窺其藩廼蒙誤恩躡升一級俾踵前修故事忝竊甚矣知臣莫若君知言莫若心儻或冒昧祇承未免孤負隆委欲乞收回渙渥改畀英髦庶幾小臣稍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

奉聖旨吳某除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臣頃遭臺
評俯伏山舍拱遲明命忽叨除書伏念臣聖代迂儒西
州樸學三紀之陟仕版曾無居官赫赫之稱十年之筮
朝行亦靡論事奇奇之操豈意九重之簡拔謬當兩制
之清華受寵過多揆才莫稱遂至滿盈之極自貽顛躓
之虞猶賴上德仁慈聖朝弘大不惟不加重汰且華之
以直學士之班不惟不與真祠又畀之以古諸侯之任
豈軫念供奉翰林之久抑凝思對敷玉陛之忠是有此

除以榮其去但宛陵近郡媯閣隆名疎遠之臣冒昧而處則恐人言之未已有孤聖造之曲成伏望皇帝陛下駿發睿謨收回渙渥俾就江湖之上獲尋香火之緣不勝戰灼俟命之至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某近者伏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某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尋具辭免狀聞奏恭被溫詔未賜允俞仰戴鴻慈采深感懼竊惟聖祖神宗優待詞臣非他官比

雖曰以罪去國尋復分畀藩符楊億臨汝歐陽修上蔡王禹偁黃岡洪邁鎮江周必大建寧倪思太平或近一年降旨或越數月出命或不出浹旬之內即頒除書而四五臣者高行挺特皇文黼藻被此寵光固亡忝愧如臣無深識足以爽邦無英辭可以緯國謬當兩制幾跨五年較之先儒但有慚色矧今遭論未久只宜引分投閒而聖上率由舊章輔臣好行故事望藩華閣蕃錫過優揆之疎庸恐難稱塞伏乞鈞造曲賜開陳改畀祠官

俾安分願

辭免知隆興府狀

臣今月初三日承安吉州遞送到尚書省劄子坐準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除已望闕謝恩外臣薦叨溫渥申畀名麾愧浮於榮感繼以泣臣竊以帶湖襟楚莫如江左之上游簾雨棟雲無若洪都之新府山川崛竒而地形壯臯壤平沃而民物繁蓋自唐開節鎮以來而其國視侯藩為重

匪疇明牧曷殿大邦而臣明不足以與師和不足以籲衆
誦謏聞於六籍之圃自知學力之不充奏薄技於羣英
之林每嘆詞章之無用矧粟里居閒之歲久而漳濱卧
疾之日長壯心虺隤精意牢落若處以衆大當要衝之
郡則將貽罷軟不勝任之憂比嘗控免於南泉今敢冒
臨於西道俱為君命固無惡前從後之心其在人言恐
有就易辭難之謗臣之出處心實徬徨伏願皇帝陛下
濬發明威亟收渙號別咨良吏俾分銅虎之符就使老

臣仍奉玉隆之廩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比控微臣籲天之辭欲免洪都新府之命至勤
答詔尚閔俞音伏讀詔書且謂豫章襟帶江湖物華人
傑佳山水郡而畀詞翰之臣寵綏之仰荷聖君以禮使
臣簡眷隆重之意已即望闕跪拜祇謝矣第惟江西一
大都會必得重臣作鎮然後為宜豈應陳人冒當此寄
更不敢再具奏聞以瀆天聽敢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

所請仍使祝釐庶幾上不累朝家量才授職之明下不失臣子陳力知止之義

知隆興府丐祠申省狀

照會某近以次男之戚輒伸哀悃乞畀叢祠天聽甚高
俞音尚闕切念某一生孤窮連歲災病嘉熙年間守永
嘉未閱兩月哭亡弟昌裔今歲守隆興僅及三月又哭
亡子柴夫親莫親於兄弟愛莫愛於父子而近遭如此
豈天降禍殃於家門不欲使之紆郡紱耶此所合丐祠

者一也隆興舊號佳郡近歲地氣轉移蓋緣廣風顛雨
吹入章江下潦上霧漸有瘴氣一家飜病不諳風土而
某嬰疾尤甚近日以來形體支離手足不能運動一日
不出廳則簿書堆案一句不引詞則訟牒山積不惟誤
身抑恐誤國此所合丐祠者二也某自到郡後公帑赤
立竭力經理一意撙節粗能了解總所綱米十五萬碩
支散諸軍春衣見錢五萬餘貫遇雪寒則犒軍人因水
潦則賑濟民戶支還官僚積俸整頓學校弊事近又招

填禁軍三百餘人蠲放四年苗稅幾四百萬催椿朝省
鹽錢二百萬若士若民若軍粗與之相安惟蜀士之寓
此者七十家責望鄉守者甚重郡力凋薄一有不周便
生謗言夫馬力窮則必斃鼠技窮則易竭自度精力不
能展布此所合丐祠者三也有此三者用是控告廟堂
早乞鈞慈特賜敷奏別選良牧以承重寄某雖隨犬馬
填溝壑亦無所憾

已見奏事丐祠狀

臣遠自蜀道登於天朝八年之間亡所補報今歲二月
二日以目眚丐祠十二日再請十七日三上乞歸田狀
因循至於季秋明禋忽病痰腫十九日入奏十月十四
日以已見上殿復伸前悃俱閱俞音至蒙陛下加宣
諭弗許控陳臣實何人敢有冒瀆竊緣近者蜀事阽危
敵兵馳蹂臣室家墳墓親戚骨肉與鄉之衣冠華族存
歿死生未知其所每遐思遙望痛心如割獨念臣起自
書生既無膂力荷戈以備捍禦而身居法從又弗能朝

夕論思力爭利害以抹鄉國隱之於中焉得無罪臣復何顏以立於陛下之朝哉惟有上告君父力求黜罷庶幾可以少逭鄉父兄之謫若陛下念其久在詞林不忍遽加澄汰則乞檢會臣前後奏疏畀一祠廩實拜天地生成之造

火後丐祠狀

照會某西蜀諸生登朝十載陞華翰苑晉長刑曹只緣某貪戀聖恩不能早去入春之始禍及家門喪子哭孫

延及孥隸不四五月之內而樁者五人方蟄秋涼抗章
引去迺申之晝融風為沴延焚寓廨生理一空僅能
搬挈家人棲止於外觸目為况殊不堪言若不急求退
閒恐又重速顛躓今蜀道危迫未可遽歸欲乞朝廷曲
賜數奏特畀叢祠庶幾少休以安愚分

知寧國府丐祠狀

照會某踈遠之士十載班行每荷公朝拔擢雖獲罪戾
猶蒙恩予郡責之華職敢不永矢圖報眎事以來布宣

德意扶立郡綱朝夕恪勤不敢少懈民亦稍似孚信忽得蜀道家信聞親姐歸徐氏者去冬死於寇堂弟嘉定通判中孚者今夏死於順慶之兵鍾愛手足平時相依為命一旦身殞於難痛貫心膈亡以為生數日之間便覺心志怔忡神識瞢亂往年痞膈之疾遂復大作度不勝共理之寄輒欲丐一閒廩棲息江湖少便醫藥蒙賜敷奏特遂所請他日未填溝壑一惟朝廷處分况某下政已除袁申儒葉棠便可趣令之戍放某一面離任

又二照會某比真祠實出忱悃居股肱之郡敢辭共理
之勞聞手足之喪實重孔懷之感每顧瞻於蜀道常痛
哭於家門所以盡傷因成疾疢志凋識耗莫檢泥於吏
奸神敝形癯難應酬於軍務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
置散乃分之宜豈期天聽之高尚復俞音之闕欲乞朝
廷再於敷奏察其忠誠非避事矜其親愛非矯情檢會
前章特畀祠廩庶少休於神觀尚圖報於隆恩

又三照會某比者一再上祠請俞音終闕靖惟某西州

晚學奮身孤寒自賓周行首尾十載繇外府丞列中秘書徧歷二史兼掌兩制討論玉牒封駁銀臺徑登禁塗遂長憲部儒生榮望至此亦極矣得罪去國常躋華閣出鎮潛藩若非遭逢聖朝何繇有此僥倖第食廩人之粟無一日闕叨朝廷之爵無一日閒官至八坐秩享二千石取數太多食功無補則恐天道惡盈人情忌滿此其所以朝夕愧懼而欲丐閒者一也某舊有瘡脹之疾積痞成痼前歲將禋時自鎖院陪祀以歸瘡見於面浮

注於脛邪氣干撓幾不能以為生得郡萬山間嵐氣頗
重祗染風氣舊證復作忽蜀中書來又報兄弟之難愛
鍾手足愈不能堪日來心志凋耗精神恍恍雖欲強自
扶持終難荷此劇寄此某所欲丐閒者二也某所領部
號古名藩民溥訟簡士尊吏畏法某到任以來奉行朝
廷寬大詔書每頒下條教人頗孚信更無一詞到省部
臺寺及本路監司惟是國小而迫捉衿見肘每及遣廂
禁寨鋪兵春冬衣賜常是闕乏所收苗米率不能供一

歲支用而上弦益急追吏滿前且知版曹今歲拋下十年所無之額今月又發下隔眼清冊並要歲終取足自惟書生作牧固是拙於催科但細考其十年內最高年分以今年起解之數計之亦自有增無減若必欲於兩月之間併明年後年合起之數一頓解發則必至槌肌剥髓重傷國家愛養根本之意何況六邑道里濶遠移牒往來有誤期會此某所以寧受殿而欲丐閒者三也凡此三者皆出某之真忱不敢欺隱欲望公朝早賜數

奏令某得奉香火而去仍就催下次官之任他日某宿恙稍已一惟朝廷處分

又四照會某西州晚進十載周行踐歷清官徑登法從又叨華閣出守名藩朝廷恩厚書生榮望不啻足矣前此兩上丐祠之章只緣某舊得脹滿之疾既有郡事又有家事親姐堂弟從侄俱死於兵蜀中報至痛貫心膂情怛傷而懷不寧者數月痼疾至今未解所以累章冒瀆更無一辭自雕飾也某豈不知得郡可以行志苟祿



可以養身而多病早衰冒承凋弊若不底於司敗必致填於溝壑伏望朝廷密察衷忱初非避事再賜敷奏俾某獲領祠官少得休息即拜生成之造

又五照會某比者四次上祠請未蒙俞允切念某孤寒寡援備位從臣既得一麾無所補報而灾病遭連脹腫日甚一日重以家門之難親姐堂弟既死於兵親戚子侄五六人亦斃於難既有疾病又加憂傷膺此千里之寄時有盜賊兵卒作過實難支吾敢乞公朝檢會某累

此所陳乞祠狀再為敷奏既從所請不勝至幸

又六照會臣伏以事君無遠忠誠所至則千里如近王
畿之前臨政在勤精力未衰則百為不越侯度之外矧
以從臣而出守實分天子之顧憂何敢辭勞急思求退
伏念臣幼而孤露長益單平雖學為箕裘有父書之可
讀然不事生產於世務以常疎米鹽靡密則付之室家
資用有無則通諸昆弟豈意私門之薄祐連遭蜀寇之
披猖臣有女兄以垂老之年而死於難臣有季弟以強

仕之歲而歿於兵其如暮功強近之親半罹鴟義奪攘
之厄鬱邑而誰與語能無懷土之思亂離而莫適歸幾
作無家之別興言及此何以為情每垂涕以覽書遂積
憂而成疾往歲祀明堂後曾生腫脹之根今年當勤農
時復添痞鬲之證醫更而藥不効食少而事益繁今則
神憊志荒筋力緩臨事多忘豈能應酬於簿書期會
之間立心不强何可支吾於城郭甲兵之闕加以凋敝
不堪之郡置之潰訐難塞之衝少失隄防立致狼狽重

念臣舊雖法從今實外臣所以五丐真祠只是具申都
省豈謂精誠之弗達尚稽睿旨之賜俞寧扶未死之軀
直扣曰生之造忠信以事其上更無一語之矯情疾痛
則呼於天幸冀九重之垂度伏願皇帝陛下曲加清問
矜愍愚衷特頒罷守之書俾遂祝釐之請葵藿之心常
在固欲嚮陽狗馬之疾未瘳難於勝報永言終惠庶保
餘齡

又七照會某比以災病頻仍六上祠請一狀奏聞五狀

申朝省未奉俞音焦心如灼近從鄉人之仕於朝者得蜀道書報又聞敵兵今歲之春抽兵北去經行鄉邑族兄侶之肅之堂弟昌辰及妹夫袁璫甥壻塗辰乙等復死於兵小小姻婭更不敢縷數溷瀆朝聽重惟某兄弟少孤倚宗族親戚以自存立去歲喪十之三今歲喪十之七纔聞訃音感傷悲痛因此痼疾轉加實不能任繁劇所以催科益拙不免版曹督趣甚峻見請告命醫調理欲望朝廷檢會某前後申狀特賜奏聞蚤令汰去庶

免有誤郡事實拜生成之造

又八照會某孤遠鯁生冒當凋郡頃以災病七次丐祠
伏自元年十一月一日汔於今歲閏四月二十二日六
奉省札行下不蒙聖旨俞允某之進退實為狼狽某向
者來自蜀道登於王朝十年之間歷遍華近入為法從
出典侯藩本圖宦達之榮豈矜恬退之節不謂門衰祚
薄涼德挺灾前月十八日遂寧通判從弟有成萬里致
書以兄弟親戚宗族之訃告丙申之冬親姊歸徐氏者

死於難丁酉之夏堂弟制機中孚者死於兵是年之冬
敵兵再入叔母楊氏與堂弟昌辰俱死於火今年之春
臨邛白兵嘯聚知縣事從弟象明又死於官宗族死者
十人親戚死者三十二人其人之名氏其死之處所其
受禍之月日靡不言其情狀之慘每讀至此不如無生
以此悲痛纏心舊疾轉劇耳聾目瞶其刺痛胃鬱鬱而痞
結若非力求退閒專近醫藥不惟妨廢郡務亦恐顛隕
元身伏惟聖朝崇孝友睦婣以治天下辨老幼廢疾以

任官政察某所懇實鍾於情憐某所陳真出於病即乞
檢會累疏敷奏上前俾奉祝釐以保殘息某見已在告
牒府事委三通判兼攝日俟報可之命

知温州丐祠奏狀

臣聞臣視君猶天也疾痛不以告則為有隱於君兄於
弟同氣也急難不共扶則為不友厥弟矧臣少自鞠苦
連遭閔凶始生三年母也見背外傅十載父兮不存豈
無鄉閭強近之親寧若天分怡惇之愛兄之待弟真直

諒友弟之待兄非他人昆既同萬里之造朝復共一麾
而出守弟以去年八月至寶婺臣於今歲元夕抵東嘉
魯衛之國相依秦晉之隣交睦方議力行於揀政各圖
汜濟於饑氓布宣天子寬大之書培植朝廷愛養之本
豈以家門薄祐仲氏云亡眡鵲鳩則原隰已荒顧鴻雁
則形影相弔臣弟昌裔有三子三女仲嗣次息皆後於
臣藐是諸孤斬焉在疚悒悒其誰與語遑遑其欲何之
遠瞻蜀道則無家可歸近望浙江則靡屋爰止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載惟郡政之本原全靠茲心之精爽神已散亂民何庇依願解買臣之章與營季子之墓伏望皇帝陛下以孝弟領天下以禮義順人情察愚款之所陳非曼辭之自飾使歌唐棣少寬孔懷不已之悲雖在考槃尚竭永矢弗忘之節

又二照會臣比家弟之戚露章丐祠未蒙聖慈特賜俞允伏讀詔書以至瀕海民饑顧憂未寬為訓臣職在牧養敢不祇承聖意竊惟東嘉素號樂土逢此歉歲遂至

艱食聖澤普沾枯槁之夫皇靈下燭逃亡之屋如肆赦
宥如減田租如給僧符如撥廩粟一錢一粒皆是君恩
臣不過與千畝民歌詠帝德而已臣前時所憂惟恐薦
饑所以被受訓詞之後不敢言去今則麴麥登成風雨
時若田疇之間挾青水白人有一飽之望本州荒政月
終亦可結局惟臣之弟旅殯僧舍而臣宴坐黃堂寢食
為之不安欲乞令臣蚤解郡印得與諸孤營一宅兆以
遂居者往者之計實出君父生成之造

吏部侍郎乞祠狀

某西州晚進紹定己丑躡登朝著今跨八年自太府丞
歷秘館郎闡繇編摩著廷戎監兼詞垣翰苑史筵徑班
從橐蓋繇更化以來屢蒙拔擢清華之官殆幾遍歷深
願竭盡愚衷仰圖報稱入春以來人家災病遂喪長孫
隨行僕隸亦多病死而某以勞心疲慮之故忽苦目眚
旬月不校一二日來赤痛逾甚雖見已請假切恐省院
詞命吏銓文書多至積壓必貽曠職之懼兼以某賦分

畸窮榮望踰溢若不奉身求退又恐別挺他疾定速顛
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某祠廩一次以便休養他日
未填溝壑尚得糜捐以報恩遇

又二照會某頃以人家挺病目眚為災曾乞外祠尚閤
中旨竊惟吏銓文書繁劇之地詞掖書詔填委之司心
思既殫目力又竭然後可以檢拏吏奸專情詞命而邇
日以來攻治赤眚雖退服餌涼劑太多視官夢夢用明
弗遠脾經黥黥食旨不知若曠厥官定貽伊戚蓋滿盈

則必致鬼瞰其室而靜退則可以神遊於庭因揣分以
自量非丐閒而莫可用申前請再瀆公朝欲望奏於黼
坐之前賦以琳宮之廩儻使蜩鳩自適之分知免於今
則如犬馬欲報之心永肩於後

又三照會某比以目眚腹疾兩上丐閒之請薦頒睿旨
弗允愚忱蟻虱賤臣豈應更煩公朝以瀆天聽緣某共
貳西省家弟昌裔分察南臺雖稽之先朝具存典故而
揆之私計終有未安不惟職事妨嫌而其議論彈擊稍

涉故舊則人言交謫連及孤跡是以無所干豫之人而投之是非之海若不急求汰去久則無以自明欲望朝廷曲賜敷奏檢照某所上兩章特畀祠廩若念其萬里間關未許放閒於田里八年忠恪粗能寡過於班行或蒙與之江浙一麾俾以民庸自見他時命使所不敢辭

知隆興府丐祠狀

臣聞君臣之義同體疾痛不以告則臣為有隱於君父子之情主恩死喪不自臨則父為弗字厥子矧臣少加

孤露長益畸窮昆弟七人俱以康強而蚤世暮功一姓
半因離亂以亡軀臣晚有二息繁乃親弟所生柴實側
室之子各專末藝粗習謏聞退惟桑榆垂老之年幸得
弓冶傳家之託而柴也久離侍下遠仕吳中方請告以
言歸忽染病而在道母嗟季之行役假寐弗遑兄懷弟
之急難永嘆不已猶云無棄以慰所思豈期事與心違
命隨才盡曾不浹旬之頃遽興長夜之悲子因念親至
切而隕身父亦望子不來而嬰疾恨皇皇而弗得哽悵

悵以何言重為會府之浩繁實自茲心之經緯今則精神耗亂綱紀放紛本居官亡以踰人況病力何能任郡輒輸忱悃仰丐叢祠伏願皇帝陛下明以察倫慈而使衆容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不至喪明庶延陵返葬於羸博之間尚為合禮

知溫州丐祠申省狀

某邈居西州久任南國既叨法從連典名藩君恩常厚而犬馬之報甚微邑爵漸加而蒲柳之姿浸薄雖忝字

民之長不諳為政之方放田賦一十五萬而民猶以為
未仁糴軍儲六十六萬而兵猶以為不給舊楮非不稱
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糴而價日增蓋緣孱軀疾病
之衰遂致庶事施為之謬天雖諒只人謂斯何醫不能
治病則害人農不善服田則傷稼乞身而退乃分之宜
即非望之雅意於本朝實以汲黯不堪於治郡若少遲
於汰去定速見於顛隲伏惟公朝以道而進退百官以
法而殿最羣吏曲加敷奏俾遂退休國家政清令明儻

遂今日祠官之請州郡員多闕少庶無後來賢路之妨
申省二狀

汲黯不任郡久宜上印而歸倪寬多負租竟被考功之
殿雖荷聖朝之曲貸恐於公議之不容矧某介不通方
拙於從政詳刑而失之緩素無赫赫之名弛利而狃於
寬常書下下之考率十分減三而穀尚貴以五券稅一
而楮弗昂百為不閑動輒得咎重以私門之薄祐加以
痼疾之相仍同胞之戚繫心每遇歲時而感慨上氣之

病如癰豈禁霜露之淒寒若尚留之典刑必立抵於司
敗伏望朝廷察其忱悃畀以叢祠治狀不登安有白鹿
銜花之瑞文才已盡更無金鑾視草之工惟此孤忠尚
如杲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五

宋 吳泳 撰

啟

通鄭侍郎啟

瞻五色之雲知有鄭公之人瑞問三奇之戍恍驚葛亮
之天威自單車徑度於玉闕而尺紙未登於籤府每懷
靡及輒誦所聞靖惟南紀之上遊無若西徐之重寄殘
金雖斃尚時肆於遠牆靈夏方張亦嘗聞於乞狀行險

者妄欲投夫可為之會偷安者則又付之無事之鄉連
鷄固不能以俱棲困獸亦豈容於無備藩籬未固外莫
禦於風寒根本先顛裏難禁於汙下鷹脫鞴則揚去鴈
聞弋則鳴悲既無誠死君上之心卒扭盜弄父兵之態
雖陵夷之有漸亦撫御之失宜漢師忘夙飽之歌楚士
起多寒之歎至問積倉之數殆如寔室之空登首山呼
癸唐梁則無矣循秦嶺當子午憂又甚焉況夫節根之
蟪為我賴尾之蠹食苗食心食葉分毫何利於公家剥

足剝辨剝膚八九盡歸於私室顧方衆難塞胃之後當
有良醫洗髓之方然而文俗拘攣人情熟爛加以事權
之錯出因之體統之弗明士臣皁皁臣與本相隸屬身
使臂臂使指焉可支離紛紛輿瓢之人落落背劍之議
職分不專則國威褻號令不一則人心疑節制敗於多
門陸相所以論汧邊之狀王師衆而無統令公至於喪
諸道之軍凡精神之弗強由脉絡之受病惟開公誠可
以綜萬事惟布威令可以收人心惟章明國法而後黜

陟自由惟改紀軍政而後伸縮如意率籲和於衆感毋
胥動於浮言則不惟保吾蜀以偏安雖以是取中原而
亦可恭惟某官堪輿間氣湖海偉人風範端凝如清廟邃
嚴而莫窺寶藏文章浩博如黃河流轉而突起層瀾雖
嘗編摩宥密之間然喜開濟功名之會月清湓浦頗啜
溫嶠之燃犀風靜維揚坐却佛狸之飲馬肆疇庸於玉
帳還召對於金門陞之甘泉法從之班渙以堯閣雲章
之直徑從碧落來上青天道國家之德意志慮而致之

民涉山川之險阻艱難而據其實磔鼠輩於市不言征
西破賊之功去狼貪於民盡還蔡人有生之樂少清紫
邏即近黃扉某粗繡戎夜之書叨竊辰年之第侶青衿
於泮水諸公時取其斐然攜綠綺於萬山舊識或為之
莞爾尚幸以一雷之地得托諸半壁之天鵬鷗分殊安
敢援金花之舊事象犀筆在尚能摩崖石之新碑忻忭
惟新敷茶莫喻

謝崔侍郎啟

涉海求安期生之藥渺若津迷薦人得崔大雅之書翕然價重雖攻玉自它山之石而轉鈞繇大化之工一手挈提百思感激竊以舉士清朝之彞憲達賢君子之盛心口不置秦坡老所以見稱於安石願無易介歐陽所以極論於沂公自雅道之湮微而時情之偏窄居王公之位者不借其勢負天下之望者莫為之先宜乎隨珠不免於暗投至寶亦甘於橫棄豈期末俗見此偉賢茲蓋伏遇某官德宇冲夷禮容瑟僞清文緯國織成鸞鳳之

章誇節照人雅有琴龜之興况儲才猶儲艾而積士如
積材集成司馬氏之編已經識鑒補拾忠獻王之奏佇
睂甄收某敢不强鞭古心以附名德鼓瑟詠春風之煖
紉蘭擷秋珮之香玉汝於成既荷輓推之力從公於邁
尚推補報之心衷所欲言舌難以既

見鄭侍郎啟

萼幙霜寒久被參旗之照柳營春動忽膺雲檄之招卷
收後務之文書趨聽前茅之號令驅車甫到振旅式還

粵稽國朝康定之間訖至南渡建炎之末屢常謀帥少
見行邊獨韓忠獻之經畧西陲與張魏公之控扼北敵
往來絕塞輕車或至於涇原援接諸營足馬即馳於關
陝一則周覽山河阨塞之勢一則覘知將士虛實之屯
蓋備禦既固則人心安而旌麾自臨則兵氣銳奈何懦
俗弗紹英猷保家寨者安能坐以制人乘皮輿者未免
怯於應敵於諸老收聲之後求一賢制難之才必有偉
流當此大任恭惟某官天姿間出坤揀獨旋填壓三邊定

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奇籌猶寶藏之弗窮更提
玉帳之弓重踏榆關之雪激犒戍士閘斷支途我師初
無犯於秋毫彼界自潛移於數舍帶裘輕緩少清紫邏
之塵佩玉玎玲歸闕碧沙之路某受才不武佐幕何能
偶聯金花榜帖之書遂感碧落仙翁之遇袖無長笛更
吹出塞之愁囊有拙詩尚賦從軍之樂其如陶咏罔既
敷藻

賀丞相拜太傅啟

顯奉王言晉升帝傳禮優絕席高於漢制之三公麻未
揚庭散作商霖之一尺矧執操於謙柄力懇避於師垣
德動縉紳光垂史冊恭惟某官忠清而不撓博大而有
容調燮萬機獨妙宰舟之手紉緝百度不言補袞之功
雖光輔於兩朝然永肩於一意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備
著元勲之崇時若保衡有若甘盤親承家學之懿逮手
扶於日轂以身障於河流國無危疑民以寧一徧閱典
彙之舊莫階恩數之隆且留師尚父之班仍宅右臯陶

之任况平治適當於今日而聰明又過於前時非示尊
崇曷圖報稱七十杖於朝七十杖於國參諸禮以毋嫌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尚斯文之未艾某濫陪簪笏
獲聽絲綸街轉綠槐愈近東隅之暖堤搖翠柳須添西
岸之陰誦詠惟新編摩無斁

答曹知丞啟

攜琴柳畔初非彭澤之心覓句松間喜識藍田之面方
下馬籠葱之日屬持龍板墮之秋未及報章遂成曠禮

恭惟某官器姿縝栗襟度冲和嚙嗽羣書盡擷古今之
秀講明寸地率循天理之真曾棲梅隱之門迨入荔枝
之社署驚行之紙何妨再轉以為丞聆鳳味之音祇恐
一鳴而嚮闕某更刀技拙傾蓋心長飲此水兮石門安
得隱之之節操解余佩兮洛浦已規子建之才情願奉
從容勿嫌高偁

知泉州謝丞相啟

更化願治盡搜西蜀之珍眎邦選侯忽畀南州之綬非

釣所指誰玉於成伏念某狷不通方癖於嗜古飭身粗
謹未嘗競趨名利之闕履道甚夷何敢蹴踏險巇之地
彼譖人者太甚媚有技以惡之指心術而議歐公殆似
盡鬼神而無證摘私書而誣石介幾於織貝錦以胥讒
慨前修之尚然宜後學之弗免賴聖主鏡羣情而洞照
而元台主善類以陰扶竹宮之命甫盼桐城之符再錫
靖言若昔曾忝斯除舊物重還固荷公朝之簡畀貪泉
一飲定知清議之不容弗控忱辭恐孤洪造恭遇某官

皇朝柱石吾道棟梁制行氷清不改儒生之操掄材器
使真知宰相之方不惟嘉善而矜不能又欲舉賢而赦
小過收之末路借以恩光知人能官人量授靡差於尺
度造命不言命曲成又在於毫端先抒謝忱更祈終惠

知溫州謝丞相啟

罷郡閒居久離臈從起家荷寵復忝藩宣退惟踪跡之
遐遺尚玷陶鈞之塊圪叨榮實懼拊已包羞伏念某本
出單平粗親詞藝遭逢亨會偏歷清華以文字為官常

誤被玉音之褒獎以言語為職業濫為時輩之推敬然
而名出於衆則衆所憎寵過於人則人所忌謂楊億剛
介而寡合則誠有之以元之韜晦為未能亦幾過矣粵
自請麾而去冀銷投杼之疑宣化承流雖無績效牧人
御衆粗守廉隅然猶罹射影之傷惟退願斂形而避浮
家泛宅夢雖不到於玉堂得祿代耕身幸偷閒於蓬華
林氏宗族少為朝士昔嘗接武於從塗蘇公昆弟相近
東方今又聯裾於輔郡先生寒閤恩出大鈞茲蓋恭遇

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雋以黜陟羣才為任以陶鎔庶類為心謂正元朝士無多每荷挽推之力言河南太守第一又叨表選之公重念某所領州事浸殊昔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食半菽之民紛罷遣之相仍凜支持之不易誰與領此厥惟難哉某敢不廉以飭身勤於恤下正歲遵治象法已寬田賦之一分春日奉寬大書自出俸租之十月撤賞柑之舊宴輟夢草之新詩專務賑荒以圖報國

知寧國府謝丞相啟

憲曹亡補自貽白筆之誅朝度從寬復玷朱轡之寵罪
深恩重心悸神羞伏念某猥以諸生闇於大道信史冊
之陳言而欲以經世持詞章之末技而務為勝人矧來
自於遐方遂徑躋於華路足踐雲氣三為秘府書林之
官手織天章兩兼北門西掖之制入承明則簪筆扈從
對便殿則曳履論思地愈禁而官愈清名益隆而謗益
起人固憎其盈滿鬼亦瞰其高明所以招尤更將誰咎

荷清朝之弘貸屈公法以曲成畀以名藩華之遽閣某自鳳山之趾直沿鵲岸而行水驛三程陸車四日始到郡境便宣教條凡茲荷鋤之農莫不扶杖而聽自言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皇上英武而仁大臣公忠而義每發號出令未嘗不布寬大之恩每視邦選侯未嘗不擇循良之吏至遣禁林之牧來綏古宛之民謂朝廷必有以厚其生謂太守必有以副其責而某器資樸鈍政術迂踈知不周於一身才已困於多務細考板籍蕩無紀

綱山鄉瘠磽郡計凋敝眼前朱衣三輩雖有待侍從之名案上紫筆一雙已非草詔書之式度越三十年之舊典拓開二千石之良規第恐孱庸所難稱塞茲蓋伏遇某官陶鈞善類長育英才以某十載登朝粗有小廉隅之行以某三年入直屢當大典冊之筵寧薄元之之罪而與黃岡輕大年之責而畀臨汝眎諸寵數銘在肺肝某誓當莊以臨民勤以蒞政自盡諸侯所述之職庶分天子共理之憂至於事鞭朴以立威飭厨傳以干譽固

官常之弗赦亦儒者之弗為

謝楊禮侍舉科目啟

春闈典試曩塵秀造之科禁閤搜賢茲玷文章之目饗
榮甚矣拊已闕然竊觀當路之薦才無若近臣之居要
買臣召見因助直承明之廬杜牧超升繇郎司禮部之
選蓋以地親而職禁易于德進以言揚肆予盛朝越有
曩典保任責之侍從籍記關於中書在熙寧則選舉五
人在元祐則科為十等皆列聖器材之美意而先民達

善之公心若匪譽髦曷光清舉某者頗愚氣稟荅颯仕
材猥承緒業於先人來並英遊於鄉校斷斷無他技自
知伏鵠之難兀兀以窮年應笑雕龍之拙姑從共藏修
之業敢云窺著述之藩以雄書之意指閎眇而尚貽難
客之嘲以思賦之體制麗研而不免傖父之笑矧如固
陋詎稱華褒伏遇某官英英朱鳳之姿皦皦素絲之節
華軒珥筆能手織於天章金匱紉書仍世專於柱史凡
出言之輕重關在位之升湛列游夏之科類若浮而少

實附鄒枚之末得與薦以惟榮某敢不踐修厥猷篤邁
乃訓尚絅味詩人之旨佩常求君子之中將以遺今瑤
華既荷殷勤於遠道我欲報之玉案尚期歸潔於師門
涵詠良深敷藻莫諭

謝鄒都大啟

煇牆陰之瓠葉方咀道腴采泮上之芹芽忽膺薦目豈
謂漢諸儒之末玷於周八士之中褒辭所嘉吾道增重
竊謂姿稟氣質之性教道風俗之機歐公薦陳烈為學

官咸誦清介蘇公舉長文為教授見謂修姱若無至教
之專勤未有先賢之論薦晨入學者尚遭毀訕暮歌客
者猶肆謾嘲矧惟苦窳之資敢當華袞之賜茲蓋伏遇
某官身章肅括德宇靖深詩書漢循吏之風禮樂晉中
軍之政武能定難智襟自有於金城文足扶衰風化獨
行於石室祀典舉十年之廢講堂侈多士之榮人方游
道鄉學問之中身已在泰谷春風之內某敢不恪遵行
檢祇服言箴勵修潔博習之科循文行忠信之教曰童

子命也敢忘今日之恩以國士報之尚冀他年之教其
為忻詠未究敷榮

謝鄉宦士人生日啟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歲自憐蒲柳之易衰兄事五人友
事十一人聯拜珠璣之委貺徒然彈鵲弗及卷鯨願長
守於祝規庶增修於問學養老事長而行鄉飲尚心慕
雲巖之風計功調役而築塘堤乞力贊上元之政

見楊尚書啟

曳隻履於星辰之上方闖華途落孤帆於雲照之邊已
馳歸夢錢宣靖嚮急流而勇退蘇黃門因夜雨以懷思
暫停海觀之驂亟訪官池之鴈樂絲天分蒸作人和恭
惟某官性德柔嘉丰儀靖穆紬書石室自成良史之一
家侍讀金華渾得講師之三昧國論賴調肅之力時幾
資剴切之言不惟平持元祐之偏抑欲大作熙寧之壯
鳳影影兮遠矐擊駒皎皎兮莫繫維三上封章屢陳悃
幅侈九重之宣賜紛百兩之祖行進退從容已益聖謨

之簡注撫摩還定必虛揆席以延登某學製雖新擇棲
已舊十科薦士曾塵司馬之編交口誦賢倍費老成之
力已分作溝中之斲木豈圖識天際之歸舟湖似掌平
未盡融怡之樂蜀方絃急却須康濟之謀

官祠謝丞相啟

屏居近甸密依槐省之陰除吏公朝新拜行宮之命荷
特加於拂拭想倍費於陶鎔伏念某學不通今才非博
古孤行一意莫能適道之中強附諸賢寧免近名之累

彼譖人者一以為韓子言傲相國而罪我者一以為蕭
生意輕大臣致令坎壈之蹤長錮聖明之世今去國已
九載而投閒又六年閉戶息交猶致求全之毀黜居思
咎尚貽无妄之災烏嘗虞后羿之弓龜莫猶豫且之網
屬熙朝之更化闢正路以延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若
匪借紫閣黃樞之重安得為珍臺閼館之遊茲蓋伏遇
某官博大而高明端夷而雅靖謀王體斷國論蓋嘗先
天下以為憂布公道開誠心每欲得英材以為樂尤篤

杏園之好不遺標社之材王文正之護詞臣每慮言者
中傷之害趙韓王之進除目不辭榻前補綴之難敢以
二賢期於一相若未殞於溝壑仍冀收之桑榆

又謝丞相啟

北斗之口專城愧無善狀南箕之舌騰謗幾蹈危機荷
朝度之從寬丐祠官而得請伏念某學常泥古智不通
方誦佔畢之謏聞欲扶於世否持雕蟲之末技思救於
民飢志雖廣而才實疎心益勤而力不逮暨領海邦之

牧又逢歲事之荒蠲夏稅六萬七千餘緡每慮邦財之不繼放秋苗二萬八千餘碩旋憂兵食之弗充所以裒賑貧賙厄為一書創裕民餉軍為兩庫只欲相期於安靖未嘗過用其聰明豈知橫曠野之蒼鷹久已窺上林之飛鴈既張射忌又下石馬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豈可謂偏長於文墨歐陽子少說文章而多談吏事又何嘗不足於吏才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不可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考對上帝以無

慚與其好辯以增尤莫若奉身而早退縱停雲之藹藹
自揭日之昭昭敝車羸馬挈家人以行見者諒其廉謹
斗酒隻雞酌季弟而別聞之靡不嘆傷理終無不定之
天恩自有所歸之地茲蓋伏遇某官才膺帝賚譜出家
傳手記皆舊典章豈待善神之護法心平無私好惡何
須恠鬼之作詩當其未眎印以押班蓋已先薦賢而助
國至今孤遠亦被曲成某敢不戴金鉉之寵光奉玉隆
之真秩雪摧霜敗已半枯春晚之蘭日澹烟輕更添種

沙堤之柳既輸謝悃又進祝辭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六

宋 吳泳 撰

啟

通曾漕啟

望卿月於天邊曾侍朝駢之影占使星於江右忽依蕩
節之光雖一麾受察之方新然十載論交之已舊懷章
問戍擘楮恭先恭惟某官博大而靖深疏通而峻整照
人丰度炯炯如玉山之清綜物才華森森如武庫之富

自影纓於外服遄振佩於中朝雞舌含香既傍蓬萊之
雲氣犀渠奪目又牽農扈之星輝謂宜獻納於甘泉胡復
馳驅於周道詳刑江左寃盡洗於巖崖絕島之間將漕
江千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屬狼貪之當道憤薨尾
之厲民獨拜疏以力爭曾賜環而弗顧六年不調一節
彌光適公朝更敝化之絃遂再命復皇華之舊西山草
木遙知問俗之旌南浦龜魚潛認過橋之屐恐未解青
絲之纜即徑歸碧落之班某巴蜀陳人江湖寓士陶潛

賦歸栗里已悟昨非公幹卧疾谿濱久
頽榮望特荷九重之眷存盼二郡之符所幸洪都獲依大漕畫棟珠簾
宏麗莫繼典型繡衣玉斧光華喜親條教

又通黃漕啟

提六轡於雲間莫窺華轍揮五絃於雲外實隸英躔雖
素心懷覩鳳之先然尺紙落鞭牛之後擘開氷壘攬溷
月潭恭惟某官沈正而秉彛清通而知務深醇學問得
考亭心事之真灑落才情仍山谷家風之舊久踐揚於

外服尋推寘於周行監事參釐蟠數萬兵於胃次壘曹
區畫條十二便於帝前合躋紫橐之班乃問青天之路
眩言益部實甲坤維天府之富而人物阜蕃陸澤之饒
而田塍綺錯一壞於開禧之騷將再彫於嘉定之驕兵
雖驚塵不到於岷峩然病脉已周於井絡矧邊烽之未
息凜邦本之先顛輕輶之來大國所庇廉勤問俗更無
形檐紺幘之儀懇惻劬農渾記翠竹碧沙之路攬轡不
妨於繼范賜書恐趣於徵黃某繆以一雷記之數仞製

錦雖無別段酌泉猶有宗風服縣令之箴敢替絃歌之
舊賦皇華之什願瞻禮樂之新心所欲言舌難以既

又見范漕啟

徹儀鸞之帳曾薰書傳之香望冠崔之堂喜近節旄之
采既曰濫竽于鄉校敢辭執贄於銓臺輒獻謏聞試垂
靜聽學之為事不專在於綴文師之所存要相與以明
道舞雩一段皆發揮天理之機竊屨片辭有鍛鍊中材
之實一自青衿之廢誰知黃耆之尊瓠葉為俎豆則禮

多闕然驪駒作歌吹則恥亦大矣甚至挾書而遁倚劍不
譚雖曰經生亡服義之公心亦繇師氏欠達材之碩望
暨我宋啟奎文之運肆河南標月指之明坐光庭於春
風渾是一團之和粹立龜山於夜雪曾無隻語之疑難
非誠身明善之方則精義入神之用蓋知味者以辭章
為抑末而計功者眎學問為太苛不有此文幾墜於地
恭惟某官德容瑟憊氣稟醇明握天孫製錦於一機傳
鼻祖說經之三昧春秋以堯後聖炳大義之日星禮樂

以遣使臣肅皇華之風采蜀學起諸儒之痼韓文扶八
代之衰不惟士風如洙泗之間再使民俗在唐虞之上
某猥蒙末第分領下庠新如焦穀之方芽舊學烏頭之
無力文翁庭高朕室猶蒙尾於生員司業酒廣文擅實
慚居於子座不倚使乎之重寄孰逃率爾之狂名躋彼
公堂未暇傳親於郡友載是常服合先揖拜於上官涵
泳之私敷茶莫諭

又通范漕啟

漢庭出節遙瞻禮樂之華魯泮濫巾例被詩書之馥雖
曰鷄音之既好豈應繇兆之不謀預謹書郵仰馳記室
恭惟某官冰壺映俗玉璫在中氣色和平蔚有淳父講
筵之望工夫堅厲尚含忠宣燈帳之烟自南國之翰飛
肆華涂之步濶釣深涪右夢吞天易之三爻作牧漢嘉
勅賜月湖之一曲曾謂暮年之暇旋膺走節之除官職
序而國肥儒術行而民富持使者繡斧已高搖嶽之風
織天孫錦裳佇灑宿春之翰某賦姿不惠聞道最遲燥

乾枯涸之病多潤澤乎尹之功少使柳子為越之雪寧
免笑訛號孺文如冀之天尚幾覆露其為心嚮未易言
殫

又謝范漕舉啟

指隣家而乞火曾荷言揚就神鼎以鑄金端蒙范造已
謂塞翁之失馬豈期合浦之還珠一手轉回百思感激
學問士之穀菽踐履身之衣章舉正叔於經筵司馬獨
稱於淵博薦堯臣為直講歐陽乃謂其淳方自往行之

不聞惟未師之是信手探理窟者亡矣脚踏實地者誰歟如某繆迷豈人比數學猶恐失殆如潢潦之源道不加修寧免白圭之玷踵常途之役役犯衆口之囂囂雖未能涉珊瑚之海而資以及深然亦欲貫辟荔之裳而希其寡過不謂獨被燭光之照遽加袞字之褒茲蓋恭遇某官繡玉精神布韋氣味澄清天下挺然孟博之祖風謠詠軍中偉矣希文之將畧外靖羽書之警內修俎豆之容博學之審問之篤行之公誠無外修身也尊賢

也勸士也已與有榮某敢不對秋月之章詠春雪之舞
戒恫唱虛疑之病加著行習察之功蕉鹿夢長恍覺前
宵之倖得越雞羽短庶圖他日之殷成凡所欲書未容
以筆

成都教到任謝范漕啟

談經霧市慚非說駕之才受命星臺許畀傳文之印雖
玩客氈而卒歲然偕戶履以生春祇服寵榮靡知稱塞
竊念某鄙鈍之質拙疎於時幼從鄉校之游長竊太常

之第南陔之養則闕矣常棣之華猶譁而著矮屋書已
非卓犖紆徐之士述藍田記安得泓涵演迤之文偶沿
制閫之辟書冒領通都之黌序此非予坐反教人為矧
舍法之更絃肆儒紳之矩步負數而進者動數千輩論
秀以升者幾五百員神龜宿火陰鼠棲冰雖各殊於稟
氣奔蜂化蠋魯雞伏鵠實專在於得師匪賴耆儒曷張
公道茲蓋伏遇某官德鉅而化博心醇而氣和文章非
三代不觀政事自六經而出湖濱荒政還安庚癸之呼

淮上民兵控制戍已之位踐揚滋久聲聞益宏旣將漕
以建臺統以儒而飾治東部銓之公法緊要持衡嚴科
舉之程文先觀下種某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一卷
書必立之師固非敢望三年學不至於穀則反求之尚
圖潔身以報知己

答李解元啟

昔年共學君子之道孰先傳今日袖文先生之號則不
可正有懷江東之李白敢自謂河南之吳公某人氣自

豪華才非齷齪繁露玉杯之學自成一家風檣陣馬之
文不數餘子游登鶚表行快鵬圖為費宰何必讀書敢
冒孔門之戒有澹臺行不由徑毋嫌偃室之來

答康縣尉啟

雙笋陌邊久動高賢之想五花泉上忽逢隱吏之來旗
色頓新簿塵如濯恭惟某官春風滿頰皎月盪胸詩可
解頤固自夙傳於家學賦能入室屢聞夜誦於鄉人遂
辭蜀泮之英游高策太常之名第徜徉容與暫留鵷鵠

之難卓犖紆徐恐脫鳳鸞之棘某弄絃心倦傾蓋眼明
止則止行則行殆似虛舟之不繫左之左右之右願如
同氣之相扶

答衡縣尉啟

江邊濯錦嘗懷隱吏之風花下酌泉忽在故人之里才
拂銅章而眎事即鳴珂珮而及門責飾雖華輝秋風之
晚節

闕

曾司三尺諒多陰德之

培遄佐一同要熟道經之讀未容淹汨行即褒陞某別

德逾年分輝有幸懷日莫碧雲之想方切傾依枉夜光
明月之投殊慚報稱

通交代高教授啟

聽驪駒之歌客歸興已濃覲冠雀之集廷來音何暮况
舊有同舍郎之契分而今為郡博士之交承於素書之
往來想高誼之潤畧恭惟某官天才膚敏經學粹明蚤
騰鄉校之聲笑取太常之第高文演迤識者信其無剗
刻斬絕之言潤步翺翔望而知其有醇厚和易之氣遂

振興於文鐸來領袖於子衿蒼苔室古栢庭暫迂逸駕
紅藥堦紫薇省立俟清吟某猥以下陳乃居前馭田園
三徑自笑胡為而不歸厦屋萬間庶幾無議於其後

通林教授啟

坐談魯教偉夫子之中分游綴蜀英愧相如之未至力
自知於喘月駕莫並於追風惟新是圖挾故而問恭惟
某官奎精稟粹玉德含輝屈曲聳牙探淵微於理窟紆
徐卓犖挾華藻於賢關自絳帳之南來而青衿之北面

肆更舍法咸濟儒冠春服既成儻或紆於杖履秋陽以
暴想均在於甄陶某近聽鶯音喜親鶴表思小子之有
造伊誰之從與先生而並行則吾豈敢

通交代廖教授啟

跋紅校藝數陪燕几之談施絳授徒誤踵芳塵之蹟况
丰儀之近接而音問之不疎龜既在前貂疑可續恭惟
某官節森印竹文擷蜀英雲氣飄飄飄蚤歲已騰於紙價
棣萼韡韡修塗共濯於纓塵肆停鼓於花村薦橫經於

芹水輕車熟路聊泮渙以優游通籍修閨信紆徐而卓
犖不待鳴絃之化定膺簪筆之除某立則參前忽焉在
後笑夫藿蠋雖云薄技之難堪懷彼桑鴉猶賴成規之
可守

謝運使啟

彈缺我眉終歲弄月邊之影濯纓錦水一朝聞絃外之
音雖云事會之相遭實賴化機之密轉得非所望愧溢
於榮竊惟宰邑之難莫重邊城之寄經營保障尹鐸所

以擅晉陽之名摘伏憊姦虞詡所以美朝歌之政矧王
峯之為縣當石紐之要衝上接雞棲控扼氐羗之道下
連鹿柵蔽遮綿雒之區不惟知紫塞之風烟亦可通綺
川之血脉林無聲則翼靜水太激則鱗煩固宜選良吏
以圖安豈可聽庸人之自擾如某仕材荅颯政術謬迷
守紙上之塵曾弗堪於用世搜囊中之祕亦無足以動
人方將尋山水縣以讀書不謂即桃李場而得闕力綿
地重月短星高茲蓋伏遇某官惠直而柔嘉公明而道

溥典司類省如鑑形於水而妍醜畢呈掌握外銓猶稱
物以權而重輕適當豈謂迂疎之器誤當進擬之書某
敢不謹飾令歲益提身檢論官而任事已蒙交薦於公
車學道則愛人惟務服行於聖訓

賀喬參政啟

序陟宗工晉陪宰席乾德之並命呂薛實為政路之光
慶歷之同除富韓仍作樞庭之貳典彛雖舊觀聽如新
恭惟某官六經而後之辭章三代以前之人物方重不

倚雅有大臣之風疏通而明默識當世之務聖性賴薰
陶之益天工資弼亮之多未啟金甌且參玉鉉心平無
好惡要操元祐之舟政弊必更張須改熙寧之轍更力
扶於公論庶叶濟於中興某手拂芸香袖銜賀牘草賢
臣之頌愧無蜀客之詞歌聖德之詩願繼徂徠之武

賀汪茶使啟

輟自轉輸易司掄牧漢廷出節方騰天馬之歌禹閭升
華益峻寶書之直儒紳為之鼓氣氓隸多所屬心恭惟

某官峻渠霄崢虛襟春盎溫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寬
閒博大之風撓之不濁矧家聲之爲奕實海縣之傾依
霸府謀猷銘鼎已高於夾日龍溪詞筆演綸無愧於代
天威名猶著於諸宮風節尚推於諫院有祖之烈惟公
其人夙彰纓銅匱之門合持橐玉晨之座歷井弗辭於
崎嶇觀風肯效於馳驅金科三千屬之肅清春扉草綠
驪駕十五城之廉按秋廩粟紅上尤念川秦若乘之資
今實係國家規恢之計寧稍遲於銀信爰重畀於璽除

馬從西極徠萬隊定聯於錦繡雨足茶戶喜一雷已屯
於根芟莫酬星使之高始作夏卿之式恐未艷鮒之煖
即榮袞繡之歸某妄挾鉛黃偶縈銅墨喜認鵠原之舊
壘敢忘燕厦之寸誠樂莫樂兮相知久已荷鑑衡之察
遲之遲而又久僅能通竿牘之勤誦詠良深敷紫曷既

通李總啟

紫氣繞闕均被轉坤之福溜塵染俗邈無望履之期雖
懸旌搖北斗之邊然墮烏直西山之底潔清永楮攪溷

月潭恭惟某官沈正而東彛清通而知務襲鼎鍾而常
布名重於山屹保障於繭絲脊堅如鐵既掃烟霞之瀕
洞盍歸風月之邃清指湖海以來游尚賦從軍之詠下
荆門而長嘯又歌出守之詩人咸徯於東歸帝乃眷於
西顧鬱藍之天東梓之部光方動於使星槃木以北函
谷以西掌就升於卿月於炊米劍頭之際得浣腸局外
之方不加賦於民而歛散自如不給徵於上而化裁有
道萬牛臠肉梁無庚癸之呼兩虎籍邊屯有戊巳之壯

我公所獨近世其難利西南往有功儻汜外庸之明試
置左右輔台德佇觀中詔之催還某門緒單平仕材荅
颯製錦曾無別段酌泉粗有宗風服縣令之箴雖剗裁
之技短草賢臣之頌尚依倚之心長

賀史石泉啟

榮剖藩符肇新侯度元日至人日已開雨雪之祥新年
勝故年頻改花泉之色出丹鉛於掌握蒙錦繡於山川
恭惟某官粹度春融凝姿山重蜀第一人之選無愧祖

風漢二千石之尊屢寬天顧老手素便於劇部賢名藹
播於時紳尚遲馭娑之游仍結寢香之夢眷言鴈塞莫
重蠶陵占古聖射蓬之鄉自鍾靈異緣道家羅浮之境
孰擬真清況羽書不到於雌臺而樽俎嘗聞於鶴嶼媚
繡輿於暖日濯彩筆於春風洗却蠻烟豈久鷄心山之
駐平趨帝里定膺鵠尾閣之除某機線亡長錦機謬製
雖已拜光塵於紫巖之下而未親榮戟於石紐之陰王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已眎險夷而一轍予貢治信陽

予賤治單父今方託庇覆之萬間

賀楊禮侍啟

溫綸申命亞旅真除伯夷咨作朕宗既奉玉除之清問
司馬世典周史仍緇金匱之寶書斯道有光真儒得路
恭惟某官柔嘉維則洵美且仁吐白鳳賦甘泉擷辭章
之藻麗銜鱣魚象卿服漲詩禮之漣漪自擢置於周行
遂徧儀於漢闕乃繇壁海晉陟道山棘寺載聯庭有鵠
巢之美稼卿分任農歌扈正之祥極東標柱下之一星

殿側冠螭頭之二史朝班益峻帝眷逾隆弼予一人方
賴彌縫而輔贊典朕三禮實資獻納以論思允惟法從
之班實培相賢之地通觀棟用式副巖瞻某猥以校官
莫陪賀列鳳九苞而東翥敢稽尺楮之馳烏三匝以南
飛謾達寸忱之悃

賀漕試太學國子宗學啟

白袍立鵠羣空俊造之場黃矢得狐並入英雄之彀紛
華裾之織翠委尺錦以見投省元先輩清貫江心秀衝

斗口取之數路幸觀盛事於東甌放出一頭莫讓高科
於西麓

通洪倅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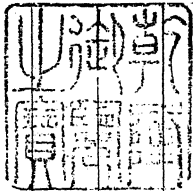
桂權斲冰尚滯吳江之色緹屏駕月來分蜀道之春雖
未覩犀亦嘗夢鶴恭惟某官學探理窟文貫道機典教
番陽望而知其有醇厚和易之氣從軍淮上聽者信其
為磊落奇偉之人合上禁坡乃司甸籍雲紆垂於峻嶺
翼恬靜於中林是宜陪碧落之仙相與問青天之道辟

愈為行軍司馬已知敷奏之公命洪以河陽參謀還紀
歌詩之盛某猗亡它技雅敬高賢寸心常勇於自鞭末
力每虞其弗逮十年文字空如地籟之號一辦緘封欲
待天刀之折其為陶咏未究敷茶

答黃秘校啟

巖前滴水曾窺黃叔度之汪洋花下酌泉乃訪吳隱之
之寂寞謙光所逮賁飾何多此蓋某官筆底生花胸中
爛錦漱十四泉之芳潤搏九萬里之扶搖背此古錦囊

但見一班之突出報之青玉案愧無片語之相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汪葆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七

宋 吳泳 撰

書

谷游景仁書

伯

某頃者得罪去國徑入鳳山少避人事豈圖崇篤舊游
荐賜手書相勞撫情原何可忘也山間地幽境僻游者
病其遠也故車輓履齒皆所不及因得與一二道士施
汗漫游經高丘陟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意有所極境

隨心會其鬱然而陰粲然而榮者與鶴宜默然而深淵
然而靜者與琴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道庵
相望樹禽雜語與詩宜但年來不甚作詩自被罪而去
何繇更有高思所喜是聞老氏藏室收書最備時得滴
露點甘棠義焚香讀谷神賦如龍虎要訣鈐永密旨亦
復克扣問其鑰如此而去體觀靜頗發深省若得富彥
國諸公以園契宅契戶契相遺則便可隨地卜居作苔
雪間農夫第恨此去京城猶近爾數日來舊吏忽報有

寧國之除聖恩宏大不至擯棄如此薄聞鄒樞亦以端
殿出知四明則景仁徑上必矣敗類者之例何庸援耶
所願貳贊樞極變和陰陽使某輩得為太平幸民或述
為中和樂職以歌詠鴻化不啻止足早晚便過湖州去
相望雲闕益遙臨楫覩縷

答杜成己書

某一年不通記室之間近覩黃紙除書承知顯奉明綸
同僉宥府蔽自聖斷協於人心慶愜慶愜某每讀國史

見張忠定公嘗語人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
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量無如王文正面折廷爭有風
采無如寇萊公時太平興國五年一榜如向如蘇如宋
皆宰相皆參政樞密而忠定不數焉以人重故也戊辰
金花之帖自年魁而下凡六政府淳祐一歲之間自知
院而次凡三樞密同登之盛抑不讓太平興國矣然而
位之高者人之期待也必重名之盛者士之責備也必
深況素號君子為朝家之光者皆以為樞密一人則開

濟規模經綸事業又不同春官考禮掖垣糾闕時矣今
屯坎之爻不變否泰之機相反扶善人之紀主公道之
盟引類達才輔時宏化於樞密有望焉某一擯二年杜
門守拙寓居之地雖近京而實僻人客少所往來向來
讀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見傳注解說叢雜無所統一亦
欲參考訂正一番工夫浩闊勉焉孳孳斃而後已更不
復仕矣惟是樞密得路不容不為吾黨致一箋之賀更
不繁述彛儀之問伏乞鈞照

又

某比者伏領檄誨小姪自浙東來又袖出前所賜鈞翰
啓緘熟讀不惟眷愛有加而尊謙下問惓惓不已亦足
以見大丞相開誠布公之心集思廣益之道已度越流
俗數等矣却聞舟次蕭山小愆調護天祐耆德當即康
和海內所望丞相之亟造朝者尤急於望霖雨也鈞翰
謂近年以來雖有改絃之迹而不聞調絃之音誠為至
論大丞相平日清夷直大事到手幸勿以憂畏為懷元

祐初或有以他日報復之事撼溫公者公以為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丞相儻有大建明終利於國家者便當於
進見之初歷歷敷奏不必疑其所行也某久屏林壑寡
所聞知但於疾病之中時發深省請以疾喻人有抱痞
鬲之病前之醫者暴下急攻率多攻心伐性腐腸之藥
今既更醫只須用參苓君子甘草國老之劑以調養之
陸子靜在勅局官時或問如見用則以何藥醫答曰某
只有四物湯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而已其言頗有味大

丞相以為何如

答李強父書

宗勉

某伏自丁酉去國奉違光範已跨四年昨者荐拜柔緘
申叙衷曲計必闕徹鈞覽丞相秉鈞以來盡道事君清
不言貧勤不言勞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真可以表
儀百辟矣但有沂公守正奉法之心而事權不如慶厯之
一有溫公至誠用人之意而賢才不如元祐之聚智獨
運而難周善孤行而無助有志於當世者不能不為丞

相憂也近者以唐伯玉卿奉常以王幼學秘書監殊愜
公論前所召者子華元善直翁胡為猶未赴闕耶蔡遵
父最重於丞相者甫及脩門而適得郡郭子奇風力可
以擔當事而天又不假之年雲氣簇則成雨今片東片
西牢落如此安足以熙百度而釐庶工哉況時機易失
聖恩難恃丞相只宜密加之意也某踈黷之人動與時
忤置身多士之邦既不能飾過使客以擡聲價又不肯
奉貴要以虐憚棲飛文流言譁於都市凡契舊朋友皆

能具道所以然之故其得免於戾幸矣昔楊文公大年累被譖流落於外賴王文正公始終保全之某之文之才何敢望大年而丞相之心度實無愧於文正儻蒙薦念登門之舊許以退閒俾得早脫郡事而去不勝至幸言莫能盡伏乞鈞察

答蔣良貴書

重珍

某頃從吳先知處附拜赤箋之問諒已洞徹書月後來竊聞蘭橈桂棹纔過湖州抱晴月兮擊明鮮望錫山兮

歌歟乃人遂不得耳其拏音茲風亦高矣汨汨朝市中
日撲紅塵數十斗其與酌泉煮魚玩易髓窮天根立於
吉凶悔吝之外豈不大相遼絕哉近者鬱儀條鉅條變載
籍所無某與景仁和仲二三朋友首上封事後稍稍有
應詔者不過十來篇却盛傳校書奏疏偉甚諸君皆羣
隊使藥而閣下獨用一單方果有之乎欲借副本少觀
千萬惠教某斐作漫寄乞訂其是非幸甚良晤未有期
願言宏毅堅一護雪中之松栢以副朋友之望

又

某浸踈記史之問又見秋風矣紀綱來自錫山粲墮寶帖訪以辭受之誼拜名以尊君辭實以存己真至論也先儒蓋有居其位而不乞歷子不求恩封者是亦此意某謀乃心問諸朋友俱以為處得其宜獨和仲獨謂辭受只有二字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界分不令分明和仲之說所謂既切而又磋之既琢而又磨之亦玉成之道也聖學路長良朋難得荃蕙化而為茅蘭芷變而不芳

者大可懼也近以再當陞對不敢不力但顧瞻天下事
勢惟兩頭為重只得首及父母之邦今錄一本仰干是
正有未瑩處乞賜指教可也景仁聞陪杖屨游山甚適
恨不倒冠落珮相與共酌此山之泉爾良晤未有期願
言以前修盛德大業厚自涵養

又

某頃鄉進士歸艸艸附一箋弗及詳問啓處茲蒙專使
惠示寶帖且知祠庭為况之安差以自慰我冠盈庭邪

正雜糅人之立言不患不可知而間界之為患最大所以孟子愛說間字周子愛說幾字晉宋間愛說戶限字唐人愛說模稜字此尤不可不察也校書初對與後來封事如一盆池水清潔純白更無些子渣滓不但言之誠而又行之勇故中都之士愈久而愈加敬也近又聞上為君難七箴密啓而不欲人見然誠亦豈能自揜哉挾秘藏以指教可也景仁既出和仲久在告不出次第亦勇於行微之之諭敬悉當達盛意竇章添倖之命又

復封起渠剗地擔閣也欲言浩如海曷日酌惠山之泉
共談疊疊

又

某初春交訊之後坐此袪暑不能嗣遣一紙訪問死生
伐木之思與在原之情等其懷慕何敢忘也舊書吏傳
賜珪帖繼又領一梅萬竹兩記梅之辭腴竹之辭勁腴
之極則不狃於偷而敬生勁之極則不淫於樂而和生
此則主人大意而客於此蟲測焉不識是否某嘗仕於

東南而所得之士曰徐穀齋蔣梅堂而已穀齋躬耕壟
畝蔬食菜羹真所謂簞瓢猶是者梅堂不臭富貴之餌
則近之或者猶謂用度稍廣更須謹自我節使之可繼
則善矣頃送景仁詞錄一本去併同送和仲三詩微之
一詩偕往幸賜指教石屏恰方得鄉人寄來者二堵供
几案之玩詞餘更乞講道自力

答陳和仲書

頃

某再拜言私門挺災荆婦以久疾竟至喪逝仁者篤念

友朋之倫唁問以書且欲勵之古禮安敢不遵來教大率自亡婦初終飯於牖下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凡大小歛朝夕奠成服之制一如文公朱先生家禮中間有家禮所不載者一二條本欲扣問而太夫人在堂避嫌不敢請上舍令弟訪臨已言其略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聖人於名物度數之間廣狹輕重之等謂稍有不當則直以為亂禮而不如己則子之為親喪吾儕之為妻服是不可不細講明也前日荆婦初終之日方縱縱

爾未克即答人懃疏禮在成服之後故具此忱悃白於
執事或更有以相其不及者切冀終言

又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蘆花又霜矣諸賢去
國士氣銷與孤標峭直挺然如寒澗松誰得侶良貴危
言鯁論毅然如指佞艸誰得侶和仲志正氣一亭亭然
如直竿木誰得侶景仁每恨氣稟差弱學力不充未能
即去以追高賢之躅然離騷所謂荃蕙化而為茅蘭芷

變而不芳者則深恥之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
事者一每當陛對必自盟其心不敢有一詞諛悅其上
近十九日上殿為首過機會之說次陳州縣禍變之源
兩僉黃又是一事喬文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
齊國事子靜謂此諍論第一籌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審
和仲又以為如何召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間耐久之
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
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愛惜

答高詹叔書

某自姻翁除內翰時嘗馳一紙之賀近從山間讀淳祐
朝報承知渙號明廷升班端殿翰林之班高華蓋免辭
健筆於禁涂樞極之貴近太微尋典神兵於宥府有光
吾道式壯斯猷某嘗考國朝自南渡以來跨百餘年蜀
彥之登朝者僅三宰相十政府而端平及淳祐不七年
間鶴山與樞密兄弟聯居其二我眉太白之西井絡興
鬼之南想龐老遺黎讀此詔書當預有生意矣雖然位

之高者規模必宏名之盛者責望斯備整軍經武以折
遐衝洪化亮功以贊元宰達才引類護良摘姦以壽國
脉實於樞密有望也某一擯二年杜門守拙雖不能著
錢神論以救貧但時復賦瘡鬼詩以驅病瞑如槁梧僵
如仆柳更不復有嚮榮之望矣惟冀諸賢協力輔時共
登太平俾得養遺息於田野間即為幸也草此抒賀餘
祈護穠瑜璫調芍藥鼎竚宣廷麻以福海縣

答家本仲書

某嚼別酒於金泉跨五霜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
金玉之相藹如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
以書訪問死生而聲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
脉未嘗間斷天清龍尾之道夜下鵲頭之書有來蜀珍
以壽國脉本仲又掄魁之望上岸之英積年名聲博此
一召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齋既下世宏齋繼
沒毅齋孤立於嫠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惟葉六
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與求為精義至當之歸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其如直言之士朋友間却自有三數人一二年間亦復引去陳和仲未得出黃成父方上二公精神諤諤議論挺挺俱有可觀見說成父自與本仲素厚自黃先生之門來者其風猷意象自不同也契丈既與詹叔光遠同召察之命今劉已如京師則二賢歲晚亦須出峽速理行轡慰此延望可也恭伯撫機久不相聞問三薦而三泥豈非數耶季永弟聞屢得款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潤耳矮牕雨暗布此

崖略願言為天下之寶珍矣

又

某自被罪去國得郡萬山間中都厚祿故人音問斷絕
雖耐久朋如本仲亦復作踈然非間也經幄之儒史觀
之彥道不得行以望議幙每為斯世惜之隱不以吏雲
度必從容無事居敬以窮理脩身以俟命工夫當益精
進視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矣某以書生試郡亡補
事功不過以平日得之聖賢者而推之於民脩明教化

扶立綱紀愛護本根使士循理吏畏法盜賊不入吾境
流民不飢餓於土地凡所施行具有條目上下亦粗相
孚信獨是郡計彫敝甚上弦急迫徵調煩興寧書下下
考不奉急急符也邊聲屢警蜀事尤可憂近得親友書
見說兄弟親戚間顛連而死於兵難者頗衆痛貫心焉
積成痞脹仕宦之意頓闌矣三上丐祠之請期於得去
而後已季永弟秋時卧病池上久搬挈來此近方小安
聞自拜書矣餘祈冲輔氣機益宏道力慰友朋之望

又

某曠不嗣音三見黃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琮璜雪中檜栢愈久而愈耐看况詣學精深出詞霧霈書囊疊疊終日不能休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少矣內而望史筵外而都漢節皆分所當得者但世途逼仄賢路荆榛或者猶以薄恙為辭豈知司馬溫公不以甚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處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衰憊

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
况本仲歲月未邁精神尚強而無有挽之推之者知其
賢而不與立豈非在位者之責耶某一擯四年更不復
出仕獨是道不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又思向來講學只
是半間半界无詣平實處今只欲耐心攻苦了却數卷
殘書與村秀才子輩尋數行墨畢此一生耳

答程季與書

公許

某春首嘗飭一箋致鵠板招賢之賀山居習懶弗克嗣

音誦懷人之詩每深嚮往茲承北闕疏榮西垣掌制青
城地青城客固多人物之炳靈紫微花紫微郎尤覺文
章之增重矧聲名如月未望才業如川方增華涂要職
何可量哉某嘗謂蜀文章為天下冠漢相如子雲同工
異曲唐陳子昂孤騫獨步國朝四范有絲綸譜二蘇有
制誥皆溫雅麗則王岐公被遇三朝大典冊獨出其手
每一篇出人爭誦之亦華陽人也渡江而後更不繁叙
端平至嘉熙更掌內外制今已四人某雖不才亦預茲

選茲得李與詹叔相與討論潤色斯文之未喪蓋天也
此不但為中書賀為國家實賀某晦跡山林誦衣錦之
章絕不從事筆墨見故人得路遂喜而作此紙殊愧草
率不莊好也東嘉之除出於望外方具免牘念不可不
伸賀謝之悃餘冀護太白璫毓疏黃鼎徑上鑾坡以貢
飾萬物

又

某日者聞有去國之命嘗與公發商量借張氏別屋以

後從者溪頭望已久
擘音闌然佳人不來徒有浩嘆近
得到安吉後書知所就屋甚華某嘗愛韓退之語謂中
州士大夫以官為家去則無所於歸今季與雖為萬里
客而得屋之寬潔乃如此就溪買魚掬水弄月何妨賢
者之適其適也人家不如意事更何必掛諸口耶某髮
種種矣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諸書一二分
應酬人事率是為常間亦有發深省處若郭外一頃薄
收更得州家繼以廩粟則社某日雞臘某日酒可以因

節聚族屬會朋友話鄉曲之情也薄儀餞歲餘祈以斯
文斯道珍歟

答劉時可書

某別丰儀邈不記月一自振旆登朝苔溪去天不尺五
日聞鳳鸞之味暨得奏䟽觀之則亹亹乎仁義之對而
懇懇惻惻愛君憂國之忠也近傳黃紙除書人皆以芸
省郎賀時可道韻冲澹神峯峻峭薄蓬萊而不即此風
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

人與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否某一擯四年翳然林水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於得時而難於得日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考第不登六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日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職考第過於先民而學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悠悠潰潰則將恐有初平無及之嘆矣某粗有著述一二未脫藁四方朋友來討斐記者却俟得墨本

拜呈欲言如海更祈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寔

答謝德方書

某音題不尋久矣庚寅之秋曾對說夜氣一章占答來
教江浙望岷峨相去萬餘里恨不能時以書徃復瑩所
疑以融會於一但有懷賢之思耳德方神踈而識練才
老而意新如未望月如方至川何可涯溪蜀相貢珍羣
英彙進芳名在周八士之列甚休甚盛好風西歸鵲頭
之書當夜下甘泉矣某登朝六載一無補報濫承秘府

復貳封曹人謂丞為天下之清官爵乃朝廷之公器而子兼司之亦可謂遇矣然區區所性所樂蓋不在是臣之事君有多少不盡分處苟盡其分則雖卑官冗散亦可以行志苟惟不得其職則雖一歲九遷天官清華可以立致但見其皆外物也德方以為何如因遞函抒賀忱餘祈為清廟之器珍琤

又

某前歲定叟歸嘗壯情作狀尋蒙瑤墨下墜殆如垂露

在手手之不釋大化更新諸賢彙進德方以前官召殊
愜公言但某嘗讀易竊疑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泰否之時
各異君子小人之進不同而皆曰吉何也及以象考之
則知泰之君子其志在外凡建事立業澤物活民皆外
也若否之小人其志在君則止於得君而已故一征字
為君子喜一貞字為小人戒德方才到闕必立登要津
蘇轍城正邪不可參用之對劉元城冰炭勢不兩立之

說或者以為當作龍象筵第一諦也某道方志拙端平
間開口論事至為權姦所扼一擯六年三遭論罷凜凜
常有不測之憂今翳然林水間更不復言仕矣偶得外
甥書却聞朝旆已及脩門殊以為喜輒抒一箋就令致
為慶餘祈精䟽天和堅保初節以副友人延矚